

八月十五月儿明，
孩童结队去偷青。
偷得甘蔗横着吃，
偷得果子皮还青。
大人乐，小孩笑，
笑得眼睛亮晶晶。

今年的中秋节，我们全家人开心地团聚在一起围坐吃饭，聊起小时候八月十五去偷青的事来。

故乡位居八桂中部，坐落在一片水草丰美的洼地上，四望辽阔，无山阻隔，只有稍稍隆起的黄泥土岭，洼地里田畴广阔，沟渠密布，小河纵横。如果用“鱼米之乡”来称赞故乡，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。

考学出来，之后是参加工作，一晃就过了四十多个春秋，故乡的人和事几乎定格在小时候的印记里。尤其是父母辞世以后，故乡渐成回忆。而在记忆的深处，最难忘的，就是小时候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本文开头的童谣，就是当年故乡中秋节的风俗写照。而今，这个风俗已成故事和历史。但对于我，它不但没有被遗忘，相反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清晰，愈发亲切。

小时候我是在困苦中度过的。那时候的农村，正在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村民是集体干活，地里清一色种的是水稻、玉米、木薯、花生等，除此之外，很难见到别的庄稼。农家少有的小块菜园，成了村民生发想象的自由空间。除了种青菜、瓜、豆之外，有的还种甘蔗，菜园边偶有一两棵龙眼树、番桃树、柚子树或者黄皮果树。这些果树结的果，是孩子们心中的最爱，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享用。尤其



□ 莫灵元

是在果子成熟的时候，果树的主人看管得特别严，所以孩子们只能是望之如天上月。

然而，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，孩子们是可以任意享用这些东西的，那就是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几天，尤其是在中秋节当天的晚上。

八月十五可偷青。这个“青”，指的是种在地里和长在树上可以生吃的东西，如甘蔗、花生、红薯、龙眼果、柚子果等等。这个“偷”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偷”，而是大人们巴望的“偷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家乡人认为，在八月十五中秋节，谁家的“青”被小孩

子偷吃了，那是个吉利的事情，预示这一年将顺顺利利、人寿年丰；而“偷”了“青”的小孩子，则眼睛越来越明亮，身体健康成长，脑袋聪明伶俐。

仗着有此风俗在，小孩子可以放心大胆去偷青，有些不愿意去的，还被老人引导、催促、鼓动着赶紧去。

我唯一的一次偷青，是偷甘蔗，那是我二伯家的黑甘蔗。在八月十五的晚上，大银盘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幕上，地上却静悄悄的，道路、草丛、树木看得真真切切。我们三个小孩子直奔二伯家的菜园子，二伯家菜园子里种

永山永水行记

□ 张雪云（苗族）

余久居武陵雪峰之隅，四围苍然，小村一二，点缀其间。时观墟烟浮动，冉冉升腾，四野暖暖，杳霭深远，其间多有可爱。然丘山见惯，略无奥秘，宜痴坐相对，宜暇刻仁想者亦鲜矣。壬寅季夏，余自蓝溪出，逐沅水东行，逾桃源，过常德，越资水而抵星城，立东城天心古阁，观河西岳麓之野，但见湘流北去，洲浮云起，一碧溶溶。是日晨，雾霭濛濛，长烟引素，簇簇幽林，芳草未歇，乃与众始游潇湘。洞庭之渊，潇湘之浦，谓潇者，水清也。潇水出九疑三分石，过大洋出青口，入于沅，径流百余里，于古郡零陵半岛合于湘水，始得潇湘雅称。溯潇水，向西，向南，山巍林茂，飞瀑千寻，陆瞰不测之渊，水多错阵之石，尽有山圩水市，州邑之胜，宜樵宜渔，宜诗宜赋。高山浮云处，水天一色，熙然可亲；近水幽亭边，弦歌清韵，渊然可近。夹岸城廓，幽秀其中，文有文曲，武有武庙，半山半埠，皓月濯烟，皎洁澄鲜，漏石嶙峋，百叠成岭，俨然可畏。明山秀水，嘉木繁荫，皆自然馈赠。循名觅踪，玲珑款行，赏之，乐之，安之。

永山永水，四时竞妍，萍洲春涨，可想桃红，绿天蕉影，堪发幽思，夏则恩院风荷，楚楚有致，冬有愚溪跳雪，夹岸皑皑。更兼一蓑香零烟雨，满城山寺晚钟，然若子厚不到，到而不游，游而不记，则其山川官奥，千古无闻矣。丘山、潭石、溪涧、游鱼，因柳子之诗文，今犹耀采，石崖有元郎之颂辞，鲁公之笔迹，垂芳后世。永之山水，因柳子八记而幸，柳之左迁异域，彷徨羁旅，虽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，然山之绮遐诡谲，水之悄怆幽邃，雄深雅健，仁智之乐，固所自得，亦柳子之幸也。

沿途所见闻者，楚岫云归，飞鸟出林；渔舟倚岸，柳荫蝉鸣。落花花香，夜雨天霁，欸乃一声，波光粼粼。群峰攒聚，环块东向，谒柳子庙，观小石潭，访濂溪书院，祭盘王殿，寻上甘棠，品洗泥宴，赏瑶乡歌舞。虽行色匆匆，舟车劳顿，然乡人情厚谊深，醇醉流年，深悦其中，感山环成坞，锦绣幽澄，人文荟萃，所见皆风物，所闻多奇趣，耳遇目得，一思一念间，可观，可叹，可叹。

潇水岸，夕阳近，十里村庄，百里城邦，炊烟袅袅，薰风满卷。愚溪畔，柳子庙，山水来归，黛瓦青墙，黄蕉丹荔，春秋极事，富我寿民，都是文章。书法碑记，石刻拓片，古意盎然，法度庄严。芳村外，小潭西，绿韵幽幽，隔了簟竹，水响清越，蝉鸣声声。千秋迭梦，道在人心，八愚千古，民至于今，尚受其惠。

谒周家大院，连阡累陌，稻浪起伏，荷叶田田，远山绵渺，廓外曛斜。至村，有老翁，袒胸赤足，憩于户外石阶上，以手捋须，意暇甚，

若世事洞明，了然凡尘者。濂溪河畔，圣脉清泉，蕴藉奥妙，文气沛然，斯乃理学鼻祖诞生之乡，湖湘文化发祥之地。濂溪故居有院、有殿、有馆、有亭，形胜之地，建筑有常，中轴对称，尊卑有序，主次鲜明，规矩合度，隐隐有大气象。

入瑶都梦境，天清气朗。高山峡谷，溪流潺潺，清莹秀澈，锵鸣金石。万物峥嵘，草木竞发，山光水色，映人衣裳，照人眉睫。使人欣欣然安闲自在。和风且媚东郊，时物尚滋南薰。江永民谣，勾蓝瑶寨，马头墙、古寨门、守夜屋，檐饰彩绘，青瓦伶窗。门楼巷道，雕花抱石，穷工极态。城堡积石嵯峨，累累相连，古色古香，经久不衰。阳华胜迹，暖谷春容，有旧时八景，有奇婚异俗，寨内屋舍凉亭，舞榭歌台，清风明月，小桥流水，真世外桃源，一派天然画卷。

瑶族祖居地，千家峒寻幽。水秀山青，土厚载物，十二姓瑶民，十二截牛角，历经风雨，五百年后重聚合，长鼓铜铃歌不断，子子孙孙回龙源。千里寻亲，得成夙愿，寻根归峒，垒垒而进，缅怀先祖，共绎心声。千年上甘棠，勿剪勿伐，昂山毓秀，独石时耕，溯其渊源，可至汉唐。步瀛桥古朴，谢沐河静深，文昌阁典雅。有村史博物馆，文脉传承，乡风源远。月陂亭下摩崖碑林，溪河古道牛儿悠闲。八十一个他字歌，慈悲为上。乡风民俗，淳朴仁厚，宁静隽永，意之所安。

观摩崖石刻，穿岩通幽，独揽胜迹，蔚为大观。船游沅天河，青山盈盈，绿水迢迢，出以风韵，态度幽闲。山影重重，枝叶扶疏，犹见芭蕉滴翠，一泓漾之。抵爱情小镇，许愿塔前，桃花岛上，水木明瑟，默许虔诚。歌桐冲口，品洪沙大宴，观篝火晚会，感风物淳淳，灯火煌煌。勉舫堂前，云山雾罩，鱼鸟藻荇，溪水淙淙；风雨长廊，载歌载舞，乐而忘返，俱有情致。

天地之廓，得山之耸拔，或轩邈，或逶迤，或磅礴；得水之潺湲，或清浅，或回环，或激荡。山环水绕，山得水而翠蔓，水得山而清妩。夫山，仁者之所乐；夫水，智者之所喜。仁者静，智者动，动静之间，眉眼盈盈处，青山行不尽，绿水去何长。同游皆雅士，谈诗论文，研文章之法，叙文学情怀，挥洒笔墨才情，书之、吟之，歌之。

平明行，雨歇风止，烟笼雾锁。昨夜有雨，可为潇湘夜雨？昨日有风，可是汉唐之风？风雨皆去，山水有深意，余亦有愿景，如弘祖，山水为邻，烟霞为友，翠微熏光，掩映其中，云帆远近，纵送目前，凤池分付夔龙去，万顷潇湘属湛然。永山永水，潇湘之美，五色鲜明，锦绣纷叠，莫可一一言语，是为记。

从野气丛莽的中国南方走向险阔无界的非洲，九篇具有强悍生长力的小说，连缀成一部穿越荒原的公路电影。近日，首届郁达夫小说奖、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、新南方写作代表朱山坡的短篇集《萨赫勒荒原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小说集收录了《闪电击中自由女神》《萨赫勒荒原》《索马里骆驼》《一张过于宽大的床》《卢旺达女诗人》《夜游失踪者》等作者近两三年发表的九篇佳作。

在当今中国文坛，被称为“灵魂捕手”的朱山坡，其短篇小说是一种独特而闪亮的存在，他是一个具备了经典气质的作家。他笔下的“米庄”“蚕镇”已经成为著名的文学地标。低调沉潜的朱山坡是有写作雄心和国际视野的作家，“写作必然在世界中发生，在世界中进行，在世界中完成，在世界中获得意义”，“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‘差异性’”，这是朱山坡的文学观，也是他一直以来笃行的创作理念。在新作《萨赫勒荒原》中，从野气丛莽的中国南方走向险阔无界的非洲，苍茫旷远的荒原，演绎出大部分公路电影的场景，探索人类命运中的灵性交集，形成一首复合国别、种族、宗教、自然多维度关系的交响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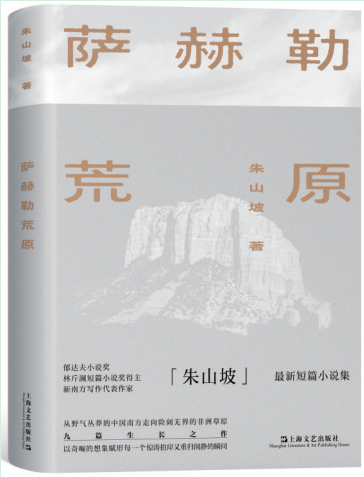
朱山坡擅长用荒诞、滑稽、夸张的笔法书写人性的复杂与隐秘，重新发现生活的每一个浪起、潮落的精微瞬间，构建出了专属于朱山坡的“坡式幽默”。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、评论家李伟长读过朱山坡的小说后惊喜地说：“我才发现朱山坡竟然是这么一个风趣的小说家，看得我乐死了。”他的幽默才华在一场场充满反转的“不可能”叙事中，将所有内敛的情绪迅捷地释放，干净利落地照见人心幽暗。卢旺达女护士为爱奔赴中国，以一首情诗火遍全网，最后却放弃爱人，只身回到故乡；夜泳的四人队伍逐渐消散，有人潜进惠江的旋涡，有人夜遁自此抹去人生的痕迹；一生惧怕闪电却又疯狂追逐闪电的摄影记者，希冀以闪电劈向人生所有黑暗，却才是那个藏在黑暗背后的推波助澜者；只能躲在黑暗里整夜歌唱的女抑郁症患者，连最寻常的阳光都成为奢望；用尽一生等待初恋情人的六旬老者，等到的却是荒诞不经的物是人非……床、椅子、阳台、闪电，生活中再惯常不过的物体，却藏着人世间的诸多挣扎与呼救。

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中的一些篇什发表后获得读者和评论界很高的评价，这也说明这本小说集如“闪电”般直击读者心灵。评论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：“朱山坡的小说个性鲜明，叙述十分有劲道，能抓住人物的性格心理，让人物被可悲的命运牵着走。他在看似散漫松懈的叙述中，随时准备摧毁生活，听任黑暗蔓延。这就是朱山坡，对生活、对人生和命运，从来都不手软，拿捏得狠，把它弄拧再折断。”此书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。

站在南方看世界，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正是这样一部以奇崛嚣张的想象扩展新南方写作视域的作品。朱山坡重中了超越国土的爱的意义和普通灵魂的高贵，让中国“南方”面向世界，邂逅远方的蓬勃与陌生。

站在南方看世界：朱山坡短篇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正式出版

□ 本报记者 黄浩云



▲短篇小说集《萨赫勒荒原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